

醫門法律

胸腹寒痛十七則

原文

寒痛多見於身之前，以身之背為陽，身之前為陰也。而身之前，又多見於腹，以胸為陰之陽，腹為陰之陰也。仲景論心胸之痛，屬寒証者十之二三；論腰腹之痛，屬寒証者十之七八，亦可煥然明矣。茲舉《內經》、《金匱》之奧，相與繹之。

《經》曰：真心痛者，寒邪傷其君也。手足青至節，甚則旦發夕死，夕發旦死。

心為神明之藏，重重包裹，百骸衛護，千邪萬惡，莫之敢干。必自撤其藩，神明不守，寒邪乃得傷犯。其用勝寒峻猛之劑，僭逼在所不免。昌嘗思之，必大劑甘草、人參中，少加薑、附、豆蔻以溫之，俾邪去而藥亦不存，乃足貴耳。

若無大力者監之，其敢以暴易暴乎？

《針經》云：足太陰之脈，其支者，複從胃別上注心中。是動則病，舌根脹，食則嘔，胃腕痛，腹脹善噫，心中急痛。

此以脾病四逆之邪，連及於心，其勢分而差緩，不若真心痛之卒死矣。即太陰推之，足少陰厥陰客邪，皆可犯心。

惟陽虛陰厥，斯舟中皆敵國矣。

厥心痛，乃中寒發厥而心痛。寒逆心胞，去真心痛一間耳。手足逆而通身冷汗出，便溺清利不渴，氣微力弱，亦主旦發夕死，急以求附湯溫之。

諸經心痛，心與背相引，心痛徹背，背痛徹心，宜亟溫其經。諸府心痛，難以俯仰，小腹上沖，卒不知人，嘔吐泄瀉，其勢甚銳，宜亟溫其府。至藏邪乘心而痛，不可救藥者多，宜亟溫其心胞，並注邪別脈，經絡臟腑，淺深歷然，乃可圖功。

心痛者脈必伏，以心主脈，不勝其痛，脈自伏也。不可因其脈伏神亂，駭為心虛，而用地黃、白朮補之。蓋邪得溫藥則散，加泥藥即不散，不可不慎之也。溫散之後，可陰陽平補之。

《金匱》論胸痺心痛之脈，當取太過不及，陽微陰弦。

以太過之陰，乘不及之陽，即胸痺心痛。然總因陽虛，故陰得乘之。陽本親上，陽虛知邪中上焦。設陰脈不弦，則陽雖虛而陰不上干，惟陰脈弦，故邪氣厥逆而上。此與濁氣在上，則生脹，同一病源也。胸痺有微甚不同，微者但通其上焦不足之陽，甚者必驅其下焦厥逆之陰，通胸中之陽。

以薤白、白酒，或栝蒌、半夏、桂枝、枳實、濃朴、乾薑、白朮、人參、甘草、茯苓、杏仁、桔皮，擇用對病三四味，即成一方。不但苦寒不入，即清涼盡屏。蓋以陽通陽，陰分之藥，所以不得預也。甚者則用附子、烏頭、蜀椒，大辛熱以驅下焦之陰，而複上焦之陽。發明三方於左，臨病之工，宜取則焉。

《金匱》又錯出一証云：病患胸中似喘不喘，似嘔不嘔，似噦不噦，憤憤然無奈者，生薑半夏湯主之。

此即胸痺一門之証，故用方亦與胸痺無別，必編者之差誤，今並論於此。蓋陽受氣於胸，陰乘陽位，阻其陽氣，布息呼吸往來之道。若喘若嘔若噦，實又不然，但覺憤亂無可奈何？故用半夏、生薑之辛溫，以燥飲散寒，患斯愈也。緣陰氣上逆，必與胸中之飲，結為一家。兩解其邪，則陽得以布，氣得以調，而胸際始曠也。其用橘皮、生薑，及加竹茹、人參，皆此例也。

發明《金匱》心痛徹背，背痛徹心，用烏頭赤石脂丸。心痛徹背，背痛徹心，乃陰寒之氣，厥逆而上乾者，橫格於胸背經脈之間，牽連痛楚，亂其氣血，紊其疆界，此而用氣分諸藥，則轉益其痛，勢必危殆。仲景用蜀椒、烏頭一派辛

辣，以溫散其陰邪，然恐胸背既亂之氣難安，而即於溫藥隊中，取用乾薑之泥，赤石脂之澀，以填塞厥氣所橫沖之新隧，俾胸之氣自行於胸，背之氣自行於背，各不相犯，其患乃除，此煉石補天之精義也。今人知有溫氣、補氣、行氣、散氣諸法矣，亦知有堵塞邪氣攻沖之竇，令胸背陰陽二氣，並行不悖者哉。

發明《金匱》胸痺緩急，用薏苡仁附子散。胸中與太空相似，天日照臨之所，而膻中之宗氣，又賴以包舉一身之氣者也。今胸中之陽，痺而不舒，其經脈所過，非緩即急，失其常度，總因陽氣不運，故致然也。用薏苡仁以舒其經脈，用附子以複其胸中之陽，則宗氣大轉，陰濁不留，胸際曠若太空。所謂化日舒長，曾何緩急之有哉？

發明《金匱》九痛丸。仲景於胸痺証後，附九痛丸。治九種心痛，以其久著之邪，不同暴病，故藥則加峻，而湯改為丸，取緩攻不取急蕩也。九種心痛，乃久客之劇証，即腎水乘心，腳氣攻心之別名也。痛久血瘀，陰邪團結，溫散藥中，加生野狼牙、巴豆、吳茱萸驅之，使從陰竅而出。以其邪據胸中，結成堅壘，非搗其巢，邪終不去耳。合三方以觀仲景用意之微，而腎中之真陽，有之則生，無之則死，其所

重不可識耶。

《金匱》云：趺陽脈微弦，法當腹滿，不滿者必便難，兩 疼痛。此虛寒從下上也，當以溫藥服之。

趺陽脾胃之脈，而見微弦，為厥陰肝木所侵侮，其陰氣橫聚於腹。法當脹滿有加，設其不滿，陰邪必轉攻而上，決無輕散之理。蓋陰邪既聚，不溫必不散，陰邪不散，其陰竅必不通，故知其便必難，勢必逆攻兩，而致疼痛，較腹滿更進一步也。虛寒之氣，從下而上，由腹而，才見一斑。亟以溫藥服之，俾陰氣仍從陰竅走散，而不至上攻，則善矣。

仲景所謂此虛寒自下上也。當以溫藥服之，包舉陰病証治，了無剩義。蓋虛寒從下上，正地氣上天之始，用溫則上者下聚者散，直捷痛快，一言而終。故《卒病論》雖亡，其可意會者，未嘗不宛在也。

《金匱》云：病者腹滿，按之不痛為虛。

腹滿時減，複如故，此為寒，當與溫藥。

中寒其人下利，以裡虛也。

裡虛下利，即當溫補藏氣，防其竭絕。

病者痿黃，躁而不渴，胸中寒實，而利不止者死。

痿黃乃中州土敗之象；躁而不渴，乃陰盛陽微之象；胸

中寒實，乃堅冰凝之象，加以下利不止，此時即極力溫之，無能濟矣。蓋堅在胸而瑕在腹，堅處拒藥不納，勢必轉趨其瑕，而奔迫無度，徒促其藏氣之絕耳。孰謂虛寒下利，可不乘其胸中陽氣未漓，陰寒未實，早為溫之也乎。

發明《金匱》腹中寒氣，雷鳴切痛，胸脅逆滿嘔吐，用附子粳米湯。

腹中陰寒奔迫，上攻胸脅，以及於胃，而增嘔逆。頃之胃氣空虛，邪無所隔，徹入陽位，則殆矣。是其除患之機，所重全在胃氣。乘其邪初犯胃，尚自能食，而用附子粳米之法溫飽其胃，胃氣溫飽，則土濃而邪難上越，胸脅逆滿之濁陰，得溫無敢留戀，必還從下竅而出，曠然無餘，此持危扶顛之手眼也。

發明《金匱》腹痛脈弦而緊。弦則衛氣不行，即惡寒；緊則不欲食。邪正相搏，即為寒疝。寒疝繞臍痛，若發則自汗出，手足厥冷，其脈沉弦者，用大烏頭煎。

由《內經》心疝之名推之，凡腹中結痛之處，皆可言疝，不獨睪丸間為疝矣。然寒疝繞腹痛，其脈陽弦陰緊。陽弦故衛氣不行而惡寒，陰緊故胃中寒盛不殺穀。邪即胃中之陰邪，正即胃中之陽氣也。論胃中水穀之精氣，與水穀之悍氣，

皆正氣也。今寒入榮中，與衛相搏，則榮即為邪，衛即為正矣。繞臍腹痛，自汗出，手足厥冷，陽微陰盛，其候危矣。

故用烏頭之溫，合蜜之甘，入胃以建其中而緩其勢。俾衛中陽旺，榮中之邪，自不能留，亦不使虛寒自下上之微旨也。